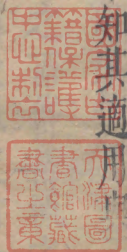




10065

也。詭奇怪動人耳目。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

評 寫照如生不得妄為移動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評

二

特 寫照如生不得妄為移動

特 寫照如生不得妄為移動

左氏之文如化工肖物。色色精工。時之而岱岳流之。而江河明之。而日月潤之。而雨露慘則秋颯嚴霜怒。則迅雷急電。忽夷則平原沃野。端人吉士。霽顏和色。請請諄諄。忽險則羊腸九曲。虎牢鳥道。令人一步一嘆息也。莊子之文曠蕩不羈。如顛張草聖。宜條弄丸。如神龍戲海。魚鱗鰓紛紜惶惑。又如毒蜃噓氣樓臺殿閣。虎豹鷹鳶。萬象畢呈。若有若沒。恍恍惚惚。令人推其故而不得也。孫武子之文謹嚴精核。一句一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評

三

犄角簫笳。巉峭則狷嶺巖巢。犀利則羊頭魚腸。不足以喻之也。韓公子之文其怪譎也。如中國人聞貫胷飛頭之語。三四譯尚不能通曉。其憤激也。如樊將軍擁盾入鴻門。朱力士坐虎圖視虎。而目背射血也。其痛切悲壯也。如西楚霸王泣別虞姬。劉太尉登樓長嘯。羗虜淒然以退。息媯三年不言。感花濺泪也。其怒號雄烈也。如白登圍大風揚沙石。陵陽侯作波吞天蕩日。破檣折櫓。而武王暝日伏鉞。搗之。李將軍射寢石。飲羽沒鏃也。賈長沙之文。浩蕩汪洋。如洞庭萬頃。端莊正大。如君王親征。長鎗大劍。玄甲素旗。森布可

畏也。渾古精雅如音。晏周鼎。螭文隱隱。爍爍也。然至
吊汨羅。賦鵬鳥。則讀之又令人戚戚。起憐才輕生之
嘆。蓋古來曠才歎。蘇文公虎躍蜀。賦其文師孟韓。揚
雄亦間出國策。幽眇唧唧。如古洞陰崖。壑松岩栢。鬱
勃激射。如江流出峽。觸石成聲。有號怒之氣焉。又如
急管促絃。錚錚逼耳。雄豪猛厲。則四公子俠氣。翩翩
諸沫。政軻輩馮一劍之鏖。而睥睨萬乘侯王也。

評 確評麗語

金華文徵 卷之十

秦詛楚文跋尾

宋方 甸

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馳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徧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于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真爲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跋

五

秦詛

年也王遣庶長章耶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旣勝楚而告于諸侯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于一勝徧告神明著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于此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竝立于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秦盟詛之婚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通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

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誼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陞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評。碑刻可信。亦考古之一徵。文更蒼雅絕俗。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跋

六

卷之十

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亦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亦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亦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亦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亦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亦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石經跋尾

宋方 甸

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于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爲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家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金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跋

七

石經

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亾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沒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各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蓋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

光弼以侍御史崔衆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爲無禮也。因其不。卽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君哉。曰若使者宜詔亦斬中丞。此何理邪。昔穰且斬莊賈以明威者權也。其於事也宜。光弼之斬崔衆私恨也。非權也。右李光弼

馬燧平汴州解邢圍。蹇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足尚矣。至于以私忿而交惡于李抱真。暗于機會而甘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軍當巨盜。燧

金華文徵卷之十

書傳

九

書唐

提大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忍人哉。右馬燧

予始讀顏真卿傳。見其棄中原。嘗切怪之。以爲宜守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城守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爲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右穆寧

太宗以辭色折程名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爲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踈矣。幸而中焉。不可爲法。右程名振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諫官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論裴延齡事貶爲太

子賓客時城居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爲諫官也
按德宗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

夫吳通

元史法書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殺諫官殺太子殆
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
尸祿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也在城則可在他人則
不可後之居是職者欲如城所爲當如魯男子之學
柳下惠則善矣

右陽城

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升平高躡兩漢庶
幾三代州縣循良之吏當不減于漢然唐史傳循吏
者凡十五人而附見于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常丹

金華文徵

卷之十

書傳

十

書傳

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
有一人如漢龔黃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
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
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
風俗則又非漢龔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
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于唐史倪陸二子
以爲唐之循吏云

右循吏

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
林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

右崔隱甫

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
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今考其傳亦初無甚
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加識拔後進之一
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于時哉右韓朝宗
評 俱是獨見發人未發

金華文徵 卷之十

書傳

十一



右林勲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勲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勲爲此書勤矣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勲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于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于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

金華文徵

卷之十

書後

十二

書林

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常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畧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一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勲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

貢起後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勲所定以其二爲餘夫
間田及土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邑之官皆使有田
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
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于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
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
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勲所定之制可以一定
而不易庶幾勲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
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勲之書至
矣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勲
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
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
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
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
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勲之書可用於一
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
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
余之刊勲書所望于世之君子蓋甚厚

評 亦有用之學

少游書王蠋事後論甚備義甚高然未爲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天下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推見至隱春秋之法也復齊之功人孰不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公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於是乎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之意也蠋之事固自附于伯夷者史記數千載而傳以伯夷爲首其益于名教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題跋

十四

書

多矣不待以蠋附之而後明附蠋于伯夷人見其義而不知單之功實因于蠋傳單而終之以蠋則義與功兼明庶幾爲臣者知夫伏節死義不特爲區區之忠也是故齊不可無單也尤不可無蠋也單可能也蠋不可能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爾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於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戍潛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急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

吾固以全制其弊而無事于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教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獨能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之書善乎其推本之也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于蠋無加損據事跡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于老子之後而書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皆推見至隱之意歟

評 議論有功于名教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跋

十五

書少三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壺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而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官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于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題

十六

春

後世學春秋之道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太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渡。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斲死。會夜月出。卽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屣。仰天呼泣。

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以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評 人與文並傳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十七

春秋三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元吳萊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于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敗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十八

胡氏

于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寤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鷄澤一會渙梁一盟君如贅旒于上而大夫自相歃血于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縱連衡各以其能

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土。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爲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歛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驚亡厭科謫，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亾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庶人。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十九

胡氏

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于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于奔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于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荊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

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
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
以之國于衛。微子以之國于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
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弗王
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
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
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
信上所親。幸盧縮。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
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
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

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
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
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
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
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
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爲已
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
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
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于堯舜禹湯
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

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爲郡縣也尚可得哉

評 爲經爲緯識絕古今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一一一

初民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于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于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用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實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為不少幸求其

試評之小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

跋

二二二

跋

評之小位置大體裁

公下體自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為不少幸求其

試評之小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

跋

題黃給事山居圖

元黃 潛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
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
小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撥禍固莫有得行
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
時嘗疏檜奸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
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率斥我瞻四方蹙蹙
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陽上蒼
崖崩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
當與之竝存于天壤間也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二二

評 曲折多而感慨深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
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
小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撥禍固莫有得行
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
時嘗疏檜奸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
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率斥我瞻四方蹙蹙
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陽上蒼
崖崩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
當與之竝存于天壤間也

跋蘇公父子墨跡

元黃 潛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評韻絕

金華文徵人卷之十

五

二四

五

詩韻絕

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

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

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乎。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

焉。先生之心。其有望于子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歿矣。予不敢卽哭。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旣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瘞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堦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兒牧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
筆意方嚴儼然并見紳鞞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
以強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孫性字明善定爲蒼
毳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毫
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蔡以
太子少師致其任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
薨於熙寧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寧之政浸非
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孽於其間然則忠獻之
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

金華文徵卷之十

二十七

輩所爲固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評 卽一題跋自見文章之大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贊後

元柳貫

世言晉室崇老莊尚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卒
至於蹙國短祚而王謝二氏尤爲人門之望尤不爲
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
物物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
庸可置而弗論哉以謝太傅之沉識雅量桓温冲玄
在其併苞翁受之中一談笑頃操縱闔闢之而彼固
莫之知其籌策爲何如乃若王逸少之忠規清裁料
殷浩不足以協和中外重計安危先事進誠而深以
金華文徵卷之十 題跋 二八 題子一
據形勢消亂萌爲制勝之一機逮其誓墓不仕此固
高世之節調軋於王述耻居其下則淺之爲知逸少
矣比安於導文雅誠若過之而調逸少惟以書名不
幾於藝掩其善者乎必若吾文公先生之言安固有
心中原然亦爲清虛所絆展拓不去于載之論至是
定矣予困客中子長佳友時時以文字相激發近復
以所著太傅右將軍畫象二贊寄予使寓目焉子長
之厚意其將有益於予予願身足以當之哉昔予考
覈人物而以爲晉之清虛其究殆起於季漢矜尚名
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是而莫

之止也嗚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哉

因併論之子長儻然之乎
評 論人物極當占地步亦高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跋

二九

題子



存 篇入 琳 琳 當 古 賦 於 此 高
固 論 文 子 是 論 於 之 平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淳熙中
知新城縣楊思濟所刊者予嘗覽唐摭言載隱開平
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倅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
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倅赤松遊隱答云云今集中

無之按陳氏書錄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
詳本又有後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南寓言今皆
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
謂隱光啓間爲錢塘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
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爲鏐賓客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題

三一

羅隱

以爲疑愚考晁子止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
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
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
叔父表薦給事中卒據此則表薦給事中乃紹威非
鏐也隱說鏐舉兵討梁正爲鎮海節度判官時事方
公皆不之考况世家書隱爲鏐賓客乃鏐未爲節度
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必在後地志所傳豈
足據以爲信耶吁世之稱隱者類以爲詩人見其所
著亦不過以爲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
賊之意凜焉古烈士之風備矣哉自羅弘信厚事全

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至以女妻其子紹威卒于開
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異而
謂隱從之乎據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
合可徵無疑愚改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
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
識者必有所折衷矣

評 得此表章一番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題

三二

羅隱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
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旣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
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
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
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
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
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
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宣
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跋

三三

跋宋

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
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
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卽起飛援之凡十七札
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
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
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而詳然
札中有張俊劉錡合方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
年乃張浚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
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浚督師采石也惟十
一年劉錡屯須濡合張浚河中之軍以却敵與札中

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爲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于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于中原故奸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評 如誦麥秀黍離之章

合垂文徵 卷之十

跋

三四



大愚先生呂忠公祖儉字子約東萊先生成公母弟也忠公受學於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授脩職卽卽請祠祿調監明州苗米倉遷衢州法曹掾召除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通判台州入爲大府寺丞慶元初擊韓柄國趙丞相汝愚旣貶一時正士悉被斥逐公因輪對上疏極論其事坐安置韶州改送吉州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舍朝廷因薄其罪歸葬于婺後九年韓氏始以迷國毒民殛死嘉定更化旌閔遺直乃詔贈朝奉卽直秘金華文徵卷之十

跋

三五

跋呂二

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謚曰忠五年復特命其孫寶之以官于是上距其卒之歲已四十二年矣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州時所遣其在台州適歲大侵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徧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旣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慄慄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爲西山先生與其兄大亨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忠公之貶也親舊無敢或相餞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所又

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之道者矣。此帖予得于友人邵彥攜。既具記公本末，因并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詎爲不可及云。

評 此等文如天犀月蟻焉得不存。○集中所選或以人而存其文，亦或借文以存其人，觀者當自得之。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跋

三六

跋三



嗚呼靖康之變中國之禍極矣。宋金之讐所謂不共戴天者也。而南渡君臣乃至於忍耻以事讐。何哉。孽秦之罪。于是上通于天。而當時仁人義士所爲扼腕切齒而深悲也。端平初元。上距靖康且百餘年。開邊之議訖無所成。而金人至是亦再南遷。國已不能爲蔡城之滅。豈天實爲之乎。然而名則爲復讐。故其露布之文理順而辭烈。使昔時仁人義士及見之。庶足少紓其悲矣。抑亦孰知唇亡齒寒。古有明鑒。金雖滅而宋隨之爲尤可悲也。露布爲忠翊程君萬所篡。君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跋

三七

跋滅

時在制置孟公幕下。以任不大顯。史故軼其名。而時異事殊。其文今亦無能道之者。其曾孫椿獨拳拳思有以表章之。此其爲志不又可悲也夫。

評

不盡抒寫處含有餘情且亦文章家薪傳之

法○作露布姓氏亦借此以存

予友許君無傲之被誣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爲之嘆息焉。嗟乎。事有合于清議之所同者。豈不以善善惡惡出于人心之所同然乎。初無傲以學行受知國王丞相。至正戊子擢監脩國史掾。史王旣罷。相遂以便養調補江浙行中書省掾。吳人吳溥泉雅與無傲交。偶以事銜無傲。輒告無傲所自。陳古籍不實。且恃勢沮遏官府事。時有辯章方信用無傲。而浙西部使者與辯章有隙。則遽取其告。欲因無傲以中辯章。無傲旣就考問。卽自誣服。猶未快其意。又鈎它事謂

金華文徵 卷之十

書後

三八

書者

其實受賂而固未嘗有左驗也。凡無傲被誣終始如此。天台朱伯言號能文章。故爲序述其事。且反覆論辯甚悉。然竊怪其于人之氏名皆諱不書。或曰不書之者。所以忍之也。夫春秋之法。直書而善惡自見。諱其人。不書以忍之。孰與直書使善惡自見乎。或曰不書之者。非忍之。蓋忌之也。夫忌其人。則不必述其事。旣述其事矣。又何忌之有乎。且伯言以謂述其事者。嘆當時以非罪。加有學行之人也。予以爲有罪。無罪其實在我。我實無罪矣。則夫一時之累我者。果足爲我終身學行之累乎。雖然。世之有學行而以非罪

庸者多矣。固不特吾無傲也。有若臨海陳敬初與無
傲學行相上下。後無傲擢掾一歲。宰相用爲經筵檢
討會宰相去位。人疾其進。爭以危言中之。幾蹈禍不
測。而御史有以私意惡之者。因遂以爲言。敬初之去
也。士大夫爲之嘆息。猶無傲之去。伯言所謂惡傷其
類是也。抑予聞無傲就逮時。其平日所往來皆畏避
無敢往視。歎楊敬和者。薊丘人。見無傲被誣。不翅如
已。無傲旣誣服而貧。無以爲贖。敬和爲奔走假貸。至
廢寢食成疾。故無傲賴之得免。被苦楚。蓋其人勇於
爲義。類乎古之卓行君子。予嘗欲傳其平生行。已未
能也。然則觀其所以爲無傲。則善善惡惡。出於人心
之所同然者。其果可厚誣也哉。予因伯言所述。旣爲
無傲解。且并道敬初敬和二人。事以致吾意同志之
士。尚亦有感於吾言矣乎。

一評 其事何可不載其人何可不存

題

題鄭宜撫墓誌後

明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宜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叅然後入就坐一日璘持少保來謝語至閣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叅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時諸軍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四十

題鄭一

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喚喚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碎屍公武榦辨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于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况諸將忌之于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徂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

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群在害正其勢蛇蟠蟻
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評 讀盡千秋有不平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四一

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誌銘

明宋濂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咼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于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餘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

金華文徵卷之十

跋

四二

跋何

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十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歛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闔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

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
帖服之如犬馬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
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
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
使久如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奸檜得秉
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于
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爲檜之所忌則或
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事榜首不
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
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跋

四三

跋何三

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
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
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
溫叔爲相雅欲相鈞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
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
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
峻之節未必有愧于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
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它人而屬之道
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
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

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
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
辛丑春始拜朝請大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
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御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
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竺俞先生之高第弟子
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
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并及
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評 秦檜看得富貴大道夫看得廉耻大不黨小

人易不黨君子難

金華文徵卷之十

跋

四四

跋何三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微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行狀

四五

天台

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奸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于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鉅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贊于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矣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旣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

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使
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評 此事何可不傳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行狀

四六

天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傳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三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靜也一人歛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屣拮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跋

四七

跋三

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次宗等百有二十三入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脩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于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脩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脩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

夫往往不仕托爲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
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
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
言撫圖流涕

許 法家之文亦大家之文

金華文徵人卷之十

跋

四八

跋

予讀宋史官李心傳所著朱夫子傳見當時小人之所以排毀誣陷未嘗不爲感憤太息嗚呼自邪人倡僞學之名再變而逆舉天下之端人正士盡爲黨類禍亦慘矣夫天不欲道之昌耶則何爲而生斯人也天旣生斯人使之任此道乃不使之得行其志而至於無所容其身則天之於君子亦可謂酷哉然不使之得於一時而使之大明于異代則天之默相斯文又可知矣史官之作蓋本其門人黃氏之行狀至於林栗沈繼祖誣抵之語則近時方面謂其不當存于金華文徵

卷之十

書後

四九

書

傳中當于栗等傳畧書而斥其罪方氏之意蓋知尊朱子而諱言之爾夫言有所諱者必其內有所不足也由君子觀之則正大光明之心本無可諱者矧朱夫子之行真所謂質之天地鬼神而不愧者也曾謂彼醜肆無根之語而足以上累日月之明乎史官之著其書而實書之正所以深懲小人之無忌憚而重傷吾道之不幸又以使百世之下知善之不可誣而抵毀之爲無益或者有所恐懼而感悟此正春秋之旨而未見其爲不然也苟不存於此而畧書于彼方氏之論無乃爲小人謀爲藏匿計耶嗚呼心術之微

固可卽是而見之矣。

評 微顯闡幽深合史法

金華文徵 卷之十

書後

五十

書家



識武義縣志目錄後

明董遵

右志一編爲類五爲目五十有五大書以提其綱分註以詳其事。冠以四圖。釐爲五卷。某所述也。某學疎識陋。無所聞知。詎足與此。莆田林君以永自。御史謫丞斯邑。以風化爲首務。乃請于前哲學劉公。今提學盛公郡守王公。以其事屬某。不得辭強爲執筆。妄作之譏。不敢自道。顧采錄或遺。傳聞或誤。則以文獻莫徵。故也。遺不能爲之拾。誤不能爲之證。則竊取闕文之義也。草創之某也。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則皆林君也。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曹滕小國。邾莒則又小矣。史氏之職。不以小廢。故記載通于魯史。筆削附于孔氏之經。武義一邑。雖小。絕長補短。比古侯國。人才之盛衰。政事之興廢。世道之治忽。風俗之隆污。今無所徵。追咎于古。不爲之畜。則來者將歸咎于今矣。借曰未備。不愈于無乎。正其誤。補其遺。况有待也耶。由是而論世。可以擴多識之資。由是而觀民。可以究更化之故。未必無小補云。

評 以法裁勝位置都雅

題陽明先生與晉溪公手書後

明吳百朋

昔者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獫狁。遂有虜公之奏。說者謂張仲實左右之。唐討淮蔡。用裴晉公之謀。斷在用兵。故李愬諸將卒賴以成功。自古豪傑建大事。功于天下。未有不見知執政。取信人主。而能克濟者。予嘗評本朝朝人物。以陽明先生爲第一。考其事功之炳赫。則輒發自顛始。當是時。政出閹尹。動輒齟齬。不知先生何所作用。惟其所建置。無不如意。間嘗疑之以吾同年友王敬甫氏。以予承乏于顛。當知先臣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題

五二

題陽

遺事。乃以其所與晉溪王公手柬若干篇見寄。然後知先生之才。王公實知之。先生之功。王公實主之。惟大臣以任人爲急。故撫臣以任事爲心。內外相信。答應如響。其致一也。朋不肖生先生之鄉。幸立聖明之朝。固已殊異往昔。今大司馬虞坡楊公亦爲王公鄉人。其知人善任。使與王公同故。雖鴛鴦鈍如朋。亦得展布四體。以効其尺寸之勞。使先生生今之世。又當何如哉。此予所爲感嘆而不已也。敬甫原本不佳。于是命顛州二守趙時齊重刻之。附于陽明全集之後。憶王公一代名臣。先生千載真儒。亦何籍此表白乎。

傳前章乎澤不可泯沒無傳又以俾夜之當事中外
者或能讀此有感以相與有成云爾

評 吳先生當代偉人此其鳳羽麟角之遺也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題

五三

題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
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
九合一正爲伯雄長威懷夷狄使斯人得不被髮而
左其衽是仲之功與稷植尙教相上下或曰仲不能
王其君而區區佐以伯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
然齊侯伯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復
焉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
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胙于齊
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于管仲仲進不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讀

五四

讀管

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爲問仲因詭以三
祥要之公因懼而下拜恐隕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
周者也仲痛蒼姬無令王可輔以興東周姑卽齊侯
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
薄仲之三歸反玷以爲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
其功則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
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卽其書釋可用用之猶足
以致一正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
相齊者而乃高爲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評

卓識名論可謂具眼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
豫章王武所撰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
之文爲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
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爲桑懌傳謂司馬遷所
書皆偉烈奇節士怪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
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
今人因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
三十有五人旣已無愧于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
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速引兵攻徭賊手射殺其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

讀

五五

讀譚

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
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犄立以相犄角而獨擊敗
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
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雋功有未易遽數
者視懌爲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
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
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
反弓射殺數人爲事蓋有其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
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簿尉間各位各等懌以吏匿
其闕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于吏議功狀久

格不下隨牒調補邊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
爲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
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擇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
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于世。復何憾
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評 固是異人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讀

五六

讀

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于
皇羲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木
之有幹幹之有枝秩然而■整然而序縱橫上下錯
綜參伍無徃勿合始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
伏希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庸其間
雖以文王周公孔子爲之爻象義係不過因理以明
數卽卦而示道而其爲道也變動屢遷不爲典要三
百八十四爻不三百八十四爻用而止故天地鬼神
之秘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讀

五七

讀太

而值象之而合筮之而靈天下之人神之而莫知其
故信夫天之爲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千
載而下豈有加哉楊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
于八十一其策揲以三歷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
易異者也易有義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
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係辭玄有攤瑩規圖告
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此又同其義
例而異其名者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則自比
于聖人漢儒已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爲之辭者
曰玄所以贊易其大異于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爲贊

也。蓋雄深沉好思。嘗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于曆耳。因曆作玄而巧求其合。其思幽苦。故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其紀日不及月。無弦望晦朔。以冬至爲天元。三月地元。七月人元。而夏至反在地元之中。陰陽之爲氣也。二氣之爲物也。方以三數乘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歲。而加一日。則千歲之後。大冬爲大夏。且筮用三經。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筮無大休咎。而旦筮者不大休。則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金華文徵卷之十

讀

五八

讀

皆不得乎自然。而強出于心思智慮之爲。毋怪乎支離舛繆之至此也。或曰。折筮毀瓦。可知吉凶。易道無往不存。况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其言奧贖。悉寓至理。詎無取邪。曰。折筮毀瓦。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諸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于有心之爲。殆猶設不平之權衡。而稱物之輕重。烏可信已。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則知好玄君子立法。惟其當而已。玄之書。今猶昧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于易。而逾遠。卒勞而無所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爲穿鑿附會。

以求易者可不戒哉

原本且筮兩句作已筮用三經文筮用三緯今細
按其義正之如此敢質之高明
評如此疑團安得起諸儒而面質之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

讀

五九

讀本



予讀史至漢文帝不能用賈誼武帝不能用董仲舒未嘗不嘆曰嗟乎天何不使誼生于孝武之時而仲舒生于孝文之世也蓋君臣之相得必由其性之相合文帝之資恭儉醇篤與董生合武帝之資英明奮發與賈生合天果使之易世而見用則誼恐非公孫弘輩之可得間而絳灌之徒豈敢以多事議仲舒哉今方以玄默爲化務在清淨而所陳者乃創制改作之事今方向慕儒術好在文詞而所請者乃教養躬行之政宜其皆不能有所遇也然武帝之多欲終不若金華文徵

卷之十

讀

六十

孝文之恭儉董生之醇正終愈於賈誼之偏駁就使二子真得遇於二君則其治之醇疵又不容無別矣長沙之召一出而不再申韓之請未幾而卽罷則亦以謙讓之主非語言之可回而更張解絃之語乃孝武之所樂聞者爾烏乎以二子之才而卒不得以大用則所謂君臣之相得必由其性之相合者然矣古之聖賢不得行其道徃徃若此豈獨二子哉

本評小妙論得未曾有

諸生以宋禧祖無功德當祧爲問者文公答之曰誰
敘他生得好孫子聞者以爲戲言及得楊子直錄伊
川先生禘說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
功德文公深喜其說與已言默契乃曰至哉言乎天
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嗚呼人之爲好子
孫者有光于祖宗多矣其自置其身於克悖拘戾類
廢下流讐視其祖父而一切反其所爲者亦非子孫
一身之罪爲祖父者亦當分其咎也堯舜只顧自己
爲聖人而乃生朱均之不肖後并其所謂大孝之目

如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者亦付之他人爲朱均者能
不恨視其父而耿耿於懷耶然則堯舜於爲父之慈
亦有所未盡歟曰堯舜欲盡其慈而無可如何也乃
不敢以天下之重累其子而封之小國以全其要領
是乃所以爲慈也故桀紂苟不爲天下君豈至爲天
下所共戮哉或曰使朱均得承大統未必爲桀紂曰
均之惡不可知禹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只一
傲字一好慢遊三字率而行之無惡不爲桀紂之惡
不可殫紀其根本實不出此與堯舜所謂欽所謂溫
所謂克讓者正如冰炭薰蕕之相反以堯舜如此而

所生之子乃如彼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則堯舜之無可如何與禘祖之功德在
天下固天爲之歟
評 千秋名識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讀

六二

讀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金華文徵 卷之十

金華文徵 卷之十

始予讀史記喜其雄深宏衍若大漠巨浸浩浩渾渾豈不見涯涘以爲六經以來未見其比也及讀其自序以爲聖賢著書大抵發於鬱結幽憤而引文王孔子左氏屈原韓非孫子之徒爲證然後知遷之爲書往往假古人之行事以洩其不平之氣非至公之論也夫君子之著書非以發吾心之幽鬱也悼大道之不明慮天下後世之不踰也是以垂之文辭載之方策以扶世導民而納之大中之域若文王拘于羑里而演易其於六十四卦之中有凶有吉有悔有吝皆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讀

六三

讀史

隨其陰陽之變而著其象不以已意而有所加損也孔子厄于陳蔡而作春秋其於二百四十二年世主時事之興滅善惡皆隨其得失而載其行事之實不以已意而抑揚予奪於其間也此二聖人者方其奔走迫辱之際其憂患危困與遷之受禍不甚遠也而其著書曾無一毫憤惋不平之氣何也其用心公而持論平也今遷之著書其自視豈不欲與易春秋並馳而比功哉特以陷於李陵之禍怨毒傷心不能自平故其憤惋之氣時時見於議論而不暇顧其義理之舛也論伯夷叔齊則稱其怨蓋自傷其受禍而託

之也。論管仲則盛引鮑叔之知己而不及其佐齊致
霸之迹。論晏子則但言其脫石父之難而不及其他。
又欲爲之執鞭論信陵之下士則稱其名不虛得又
自傷其無知己之士脫已於難也。刺客傳則稱其不
欺其志名垂後世游俠傳則又反覆數百言以爲足
有多者又自傷其緩急之際無輕死殉名之士救之
也。鄒陽傳則備載其自辯之書而稱其抗直不撓又
自傷其不能悟其君而懼巷伯之禍也。屈原傳則於
其遭讒沈身之際慷慨極論而不厭又傷已之被刑
也。貨殖傳則言賢人深謀于廊廟議論于朝廷守信
金華文徵卷之十 讀
六四 讀三

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皆歸于富厚又自
傷其失勢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而其論益卑矣一
則曰歎息二則曰歎息一則曰垂涕二則曰垂涕蓋
其素懷憤懣隨事感觸故其歎易發其涕易下也由
是觀之則遷之爲書多發於不平之氣可知矣。夫李
陵之降虜雖非本心然敗不能效以致失身異域爲
朝庭羞則遷之救陵亦非也。刑禍之酷固其自取又
何怨焉。若曰自傷大質之虧損悼聲名之磨滅因發
憤著書以自見其志誠有足悲者至于持論不平傷
於矯激而不槩于理則非至公之論也。不然其書且

與六經孔氏之徒竝列矣
評不妨存此一說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讀

六五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爲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竝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讀

六六

讀

爲漢忠謀者况王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爲京兆尹居重任尊厚禮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輒辟左右止寤曰非涼也矣臣言朕不聞社稷計則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爲過盡忠于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久亂邦不居可矣夫旣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爲不量輕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量

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者

果若是耶
一評明于人臣之義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讀

六七

讀



果若是耶
一評明于人臣之義

讀三墳

明胡應麟

元經出阮逸世以卽阮逸也。孔叢出容威人以卽宋
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
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俞包出
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
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覈偽書者。覈所
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若事言世得論衡。將益爲中
郎之秘。獨奈何。今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僞
詆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僞姍束皙乎。列子過江
始傳。世以爲張湛僞乎。惟其是而已。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讀

六八

讀三

評 楊用脩謂吳越春秋出素康朝。元璣謂三墳
出毛漸俱是快論。

...

...

...

...

...

...

...

武鄉之自擬管樂。宣父竊比彭聃耳。在陵氏伯仲伊呂之評觀其深矣。余嘗讀王長公夷吾論而知管氏難于太公也。則較武鄉之時于管氏不尤難之難耶。夫太公所輔聖主。仲則中君。而武鄉闇君也。太公所伐獨夫。仲則脆敵。而武鄉勁敵也。君闇敵勅而輔之。而伐之。俾君也信其忠。敵也信其畧。極之而俛信其法。又極之而夷信其威。若人者規模局量。漢唐下可萬一再覩耶。他如出師二表。恍惚典謨。開誠四言。參伍訓命。雜畊于渭水。盡瘁于祁山。大都外王之事內

聖之學也。則杜陵二語意尚有未能盡者。頃讀王氏武鄉全書。偶得十四言云。成湯聘後。聞三顧。大禹征來。見七擒。殊自拚躍。謂龕足槩。侯生平且符合。天然了無矯強。卽九京之下。武鄉謙讓未遑。知夏商二后。周攬漢唐。不以孺子爲狂易也。

評 卽作武侯碑文。亦是不朽文字。

鄭漁仲劇重隋書謂古今史籍第詳于紀傳而畧于表志史自班馬外范曄陳壽皆徒具紀傳而已于表志不敢窺也其論迂謬不情乃爾子謂陳范不作表志咸有他故。范蓋書成未久。旋即被刑。而陳書分志三國與史漢體製懸殊。且史之所重紀傳。而表志若其間餘故耳。若以表志有無。爲史才優劣。則沈約魏收之史。宋魏固皆有之。而李延壽南北史之無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廢。何耶。且唐而後宋遼金元表志咸備。而其文益下。又何耶。惟隋志一編。古今卓絕。唐室諸臣分任備極研磨。又承隋世嘉則殿三十七萬之後。物力全盛。海寓綦隆。而魏徵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藝文後。獨賴是編之存。得以考究古今載籍。離合盛衰。其闕涉非眇淺也。劉子乃驟譏之。是豈知史學者哉。

評 史學慧識總由多讀書得來

考

河圖洛書之數考

宋章如愚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榮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室西而不居西二八室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于范諤昌諤昌傳于許堅堅傳于李溉溉傳于种放放傳于陳希夷即此圖之正印也

金華文微入卷之十

考

七

河圖

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習津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為不用十數或以為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于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入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數隱于其中矣一與五為六水成也三與五為八水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為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于大易也一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為十數五皇極六三

德七稽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次九而足之凡
有四十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敷演于洛書也天數奇
而虛五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
計之亦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于大衍也故嘗
因是而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
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
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
十卽洛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卽河圖之五十
五也

評簡晰

金華文徵卷之十

考

七二

河圖二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爲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大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考

七三

孟子一

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爲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爲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却是分曉

評 談道語此近得玄珠矣

嘗觀五德之論。昉于鄒衍。其書軼而不傳。而後儒者從而推廣之。蓋自太昊以至于今。皆有所乘以起。而無息。故四時之相代。日月之相軋。五者無不迭運于其間。而况帝王之興。固天地間變革之一大會也。而獨無所乘乎。顧其所指何代爲木。何代爲金。何代爲火。何代爲水。與夫政治數色之類。罔不應之。而又有順而相生。逆而相尅之論。則其理治迂曲而不通。其說始紛紜。而靡定矣。嘗就其說而考之。而不得其一。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考

七四

五德一

定之論者。有三生尅之難據也。徵驗之無稽也。時代之相舛也。夫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爲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爲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向之說也。相尅者。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爲木。而商以金尅之。商爲金。而周以火尅之。是鄒衍之旨也。然則是向之說。獨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說。獨可推于三季之後矣。且夫五帝之相繼。三王之代興。此其生尅。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我國家之繼宋。旣非順而受之。又非尅而代之也。果孰爲相生乎。孰爲相尅乎。抑其間自爲生尅者。各

有在手。是所謂生尅之難據者也。夫帝王命世之符。古今論之夥矣。乃若周以赤鳥之祥。漢以黃龍之瑞。則明儒碩師皆以爲火土之符。而程子亦且有唐爲土德。無水災。宋朝水德。多河患之語矣。然愚以爲三川竭而周亡。則亦可以言水。赤帝呼而漢王則亦可以言火也。至于唐宋水災之說。尤爲難據。蓋宋水災時其都汴之時耳。南遷而後。河患不宋而金矣。豈金之所乘亦宋之運邪。抑宋之運已盡而金乘之邪。是所謂徵驗之無稽者也。且夫五行之數近而支于之更屬遠而寒暑之遞遷固未有絕而不續之處。亦未

金華文徵

卷之十

考

七五

五德二

有彼盈而此縮者也。何獨至于帝王之乘運而疑之。則周之火德何獨長而秦之水德何獨促也。則其餘可推矣。或曰此閏氣也。則秦之閏周三國之閏漢五代之閏唐。猶或有說。何者其時未久也。乃至由晉以迄于唐。其間分國以十數。歷年以百數。何可以閏言也。豈五行之運至是絕邪。或五行之運無絕而諸國不足以乘之邪。乃諸國又各自以其所乘爲運而不能以相一也。又豈世統有分裂而運亦因之邪。是所謂時代之多舛者也。或曰夏之尚忠而用黑也。商之尚質而用白也。周之尚文而用赤也。往往質之經傳

而書合何也。曰：此亦世儒附會之談也。蓋忠而質而文者順其勢也。尚白而尚赤者因其時也。豈謂必如是而後合于金木火之德邪？况當周之盛時，杞固猶用黑而宋固用白也。又豈以為夏商之餘運在邪？且夫色數既有所尚，固代自為制矣。而五色之觀，五紀之協，五事之修，何代可廢而廟制之用，七樂舞之用，八音之用，五而律之用，六則歷代無損益焉。然則色數之用，又何必加協于所乘之運邪？此皆據其已成之說，而其自相謬戾，每每若此。則夫五德之運，吾何從而正之。然則將遂以為謬悠迂誕而一切去之乎。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

考

七六

五德三

曰：否。天地有大運。帝王有正統。統與運合而興者。三代。漢。唐。宋。我國家是也。統與運舛而亂者。秦。隋。五代。金。元之際是也。故執是以觀，始終五德之運，則思過半矣。

評 如椽之筆

疑

七政疑

元許謙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

疑

七七

七政一

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以經文公是正而公益許之矣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

天皆西轉則於陰陽遲速爲順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在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後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則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疑

七八

七政二

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

日月雖皆進行

北天行不及則如退

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

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夫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

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卽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始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爲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所質疑。姑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評 楊文懿尚書私抄云近世劉氏及我
太祖常主此說似爲有理

金華文徵

卷之十

疑

又七九



太祖常主此說似爲有理

情 愚文楹尚書私抄云近世劉氏及我

答客問

元黃潛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居田里或譏其苞苴不脩以爲迂闊乃做昔賢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于小諒通乎變者不徇于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竒玩以相強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醑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金華文徵卷之十

八十

答客一

朝名廁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閨歷絳闕騰驥翕輿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輪筋力效智能于斗食之未然且僂勉趨趨擇地而趨持下執雌以蹠蹕乎泥塗子之爲術不旣疏乎于是主人瞠然而眴蹶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痺睹權橈之利用而將乘之階阼也曩者王途慘濁禦狡接足悻悻婢婢壞壞轟轟川奔猋馳瓜犂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廉爽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傾位輒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

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利錮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黷捷疾。更起迭什。朝據要津。夕僭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于終古。是宜顏子殉志于簞瓢。魯連唾睨于商賈。長鷺獨立。蟬蛻滓溷。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源淳源。軼燧農。轢羲軒。龐恩濺澤。旁覓布濩。圓顛方趾之民。濯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藉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履。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于黃門。黔婁待詔于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繇是遐陬裔壤。鬼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緹履。喁喁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眇磨。適迺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批揆。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速有時。顯默有宜。故苐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爲上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季。當羣居而言財利。柰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纖離。馭馭以助其馭。耶。客乃慨然有問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于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爲高矜。已以自喜而已乎。主

人曰何爲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屢墜。厥開富疆。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摯匿媵以要湯。是皆韞不世之閎畧。將圖霸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已而遑遑。夫以鯁生黜淺。毫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筭而容度。纒而汲亦安敢肩聖喆而竝立哉。乃若樹不貪以爲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合汗。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子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迺仁迺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

金華文徵

卷之十

問

八二

答客三

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授間于乏興。張季藉勢于雄貲。相如發軔于武騎。次公奮跡于沈黎。是亦非窶人子之可幾。獨其已。竅命而奚疑。

評 感慨之辭鉅麗乃爾

越人災異對

明胡翰

越大薦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
茲大薦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
日在巳。丑牽牛。朱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
然而止。寒氣相簿。明發視之。則圓闐之毳。戴白者靡
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摯。胡子曰。天亦憐乎哉。天非
憐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青而降之。沴不旱而民
荒不澇而民饑。軫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
憑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入蜡。不通順成之方。其
金華文徵 卷之十 對 八三 越人一

蜡乃通。又寧風旱。弭裁兵。順豐年。送時雨。禴禘以告。

攻說有辭。是先王之治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

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修其禴禘。山林川澤。丘陵

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

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

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峩其冠。褒其衣。藉文

茵。而蔭華。穰者容貌瑰竒。頤盼生輝。閔言崇議。動無

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辯利害。

乘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

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之

不粟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哉。吾患其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蟥螟蟲木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金華文徵卷之十

對

八四

越人三

評 慄慄乎其言之也

字字斧鉞文尤道古

此書之雷而雨者則露而雨者則書之益其類也
不一其心又思其矣其善乎顯之不且顯其
此書之始且林者何其善其大韓而天利之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寨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景旣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少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金華文徵入卷之十

對

八五

楚客一

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旣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所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旣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于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于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當從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八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丑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

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二度半之規
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
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
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
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廼侍史具餼入
舟而寢。

一評 信信疑疑又不得謂天道難明存爾弗論柰
之何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

對

八六

楚客二

文徵

此而對

是言心者即此也。謂收若爾。未由五文。何。客曰。星

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

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冊文

王宗啓

真順皇后哀冊文

唐徐安貞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午惠妃武氏薨于興慶宮之前院移殯春宮麗正殿之西階粵翌日乃命有司持節冊謚曰真順皇后以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冊文

一

真順一

旌德飾終也。洎明年春二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將遷座于敬陵禮也。啟攢塗于春禁候重門於初旭轉靈衛於金根。緬哀懷于上國亦既有命銘于貞玉其辭曰

風之始者 備內職選才淑政兼翊戴化錫丕祉

繁華鍾美我天后之從孫周栢王之季子于渭之涘

重開戚里鷓鴣飛翔珮玉鏘鏘自莘野而三命乃率

先于鴈行出言有章彤管有光孝慈之心諒自天啟

鞠育孫幼恩流愷悌七子既均六宮有禮貴王三分

於外館賢王兩闢於朱邸彼陰教兮惟微乘日月之

光輝輔聖人之至德。故動用而無違。驪谷湯泉天行。慕律屬車之泐陪遊之日。孰謂蕩邪茲焉。遇疾。焚香山以邀元吉。却扇重城。彌留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覽舊館兮洞開。踐芳塵兮徘徊。指甘泉之畫像。謂德容之在哉。自昔層城之宮。椒風之殿。獲遇明主。是矜邦媛。有平生之渥恩。無淪沒之餘眷。况真順之寵錫。伊古往之莫見。卜兆考常三龜。旣良園陵蒼蒼。在國之陽。傷芙蓉而左轉。怨桃李之春芳。風卷旌旆。繁笳委咽。中使護道。懿見辭訣。山藏玉衣。地留金穴。惟清灞之永矣。流國風而不竭。嗚呼哀哉。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冊文

二

真順三

評

縱金考玉自是唐音

懿祖尊謚冊文

明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月四日乙亥孝
曾孫嗣皇帝某載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
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于正名蓋由積善而累
仁是致以家而爲國攷文在古追於今伏惟 皇曾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建
于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于垂裕昔陶唐上崇于
少皞而周武追王于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
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于孝思惟顯號鴻名
乃克符于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一

文

三

冊文一

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
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啟土建邦永賴在天之
烈祖謹告

于評 嫺于裁符于法是燕許手筆

...

...

朕承積累之休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
惟前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尚三代而上忠朴質
文之屢更兩漢以來各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爲
務或道學以相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
弛弗知變而後適爰暨我朝所鑒往代然當法制之
肇建實惟吏議之首遵小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
規後矩乃畫一之是拘凡利害之所存必章程以爲
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于猷爲頃繇邇臣之
蔽欺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默懷奸者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詔

四

誠諭

首鼠而依違箴蹇蹇之匪躬慕容容之後福幾致防
川之患寢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
累朕當饋而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
厚故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
好還之理咨予三事羣牧暨爾衆僚庶士勉罄忠純
各思厲翼毋牽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畧於幾微謀須
慮遠共懲膠柱之固滯庶求解弦而更張畢禪獻替
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爲始朕亦改圖綜覈名實
之詳繼漢宣之遺則推行仁義而效揖唐后之遺風
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匪過衆聽敢違

評 闡宣勑制初意婉摯朗暢足警官邪而詞追
渾噩深得制誥之體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詔

五

誠諭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明王 禱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辨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詔

六

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各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陳明卿太史評 卓絕萬古在此一詔

...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摹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倣擾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劄子

十

慨然念讎耻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于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辯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逼蹙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驚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詆以爲陳腐爲迂濶範防旣徹無復畏忌何所不爲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可

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于祖宗

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廢削之乎臣竊謂國朝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

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燕。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典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殉國之氣。然則圖回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評 大體微旨。誠正之學。如此方爲有用。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劄子

十一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環麗之玩畝游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勵大有爲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爲天下賀前古之君不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耳爲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疵累自除恢明聖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劄子

十一

輪對一

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迂緩拘藥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爲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誤信而輕用之真責治効於是曹縣歲歷月必無所成陛下遂爲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爲儒學賀夫不爲俗學之所溺者必能求實學不爲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典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祇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蘊妄意揣摩舐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馳群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典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

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群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鈇槩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祗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旣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惟陛下裁擇其中

評 瑞本澄源之論

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于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于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息圖艱難之業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効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曷謂本治安是也曷謂末富強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強強而不治其強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十四

館職

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畧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正觀之風未幾而有奉天之難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而亦不克其終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材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罷還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歷三君之心在于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
杜黃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忠直
遠讒佞脩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
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
德宗連年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隴右是三君
之心在於富強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
錡程異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鬪土地充府
庫剝下附上勦民怒衆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
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
爲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以爲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十五

鑑

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觀比年以來朝廷之用
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
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于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
法若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于言也臣愚
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
取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近法祖宗進用
道義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講治安之策不急富強
之計使德澤流洽政教脩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
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
朽之易爾不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

籍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或非臣
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評 用參苓不用烏喙。自是刀圭妙劑。否者雖有
禁方。徒殺人耳。可爲三嘆。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子

十六

續



禁方徒殺人耳。可爲三嘆。
用參苓不用烏喙。自是刀圭妙劑。否者雖有
禁方。徒殺人耳。可爲三嘆。
用參苓不用烏喙。自是刀圭妙劑。否者雖有
禁方。徒殺人耳。可爲三嘆。

信州朝辭劄子一

宋唐仲友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則傷民民傷則本蹙行令弛慢則縱吏吏縱則用匱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勿壞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于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于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多則胥吏因緣爲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內飾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輒以私意而壞內外遠近精白一意共由中正之道庶幾姦猾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根本規恢治功之意取進止

評說齋先生學術之正如此毋輕議也

奏請謚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宋喬行簡

臣聞褒崇旣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于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旣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曼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畧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劄子

十八

奏一

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大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歿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胄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

謫高安以死及佞胃日益橫以罪誅滅人固恨曲突
徙薪之謀不早用也。臣竊謂亮與祖儉之學皆有遺
文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
勸孝宗以脩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
義而雪仇耻。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
先。尤不可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
絕之義。其視東都名節諸賢亦爲無歉。當今國家多
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
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
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見于明時。
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于後學。況二臣者
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
言。臣切照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
淳熙勅勲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
若亮與祖儉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
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
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二臣之不遇。特
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動之
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二賢乎以二賢重婺乎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一

劉子

二十



唐李衛公作丹宸六箴獻于寶曆天子分章措意雖已篤忠而辭之剴切或未能竭盡規做輒不自愚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患而難乎言者以發衛公之諷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宸六箴

宵衣箴

高高者天昏昕靡忒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典宵終不明天謂失度宵終不與君胡不懼雞人既跽叶庭燎既輝鸞聲將矣敢告綴衣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箴

二一

編冊一

正服箴

紂曳玉衣然身之招靈紉估服為服之妖冕兮衮兮夫豈不美靈胡為異紂胡為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顛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笥視古已縉踰斯益愆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圖一絲一粟王田王機惟玉畀民什一是私既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為作君貪醜杯犀筋象君庖不充輕縑細罽補袞無庸然裘却蛤堯禹齊風

納誨箴

臣言劇上取喻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君奚弗思凡厥鯁言君其聽之懷諫適人君亦自暴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辯邪箴

謂犬似獲謂獲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大人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為犬茲邪亂正猶犬人疑知人則哲辯似而非灼彼是非真贗兩定邪姦既明亦克用正

防微箴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箴

二二

續

貂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狎彼濫觴盈科泌溢滔天作殃貂以熏身齊視猶戲憑國戚漢用弗忌流蛆啜煬臣子攸諱觸瑟薦魚是真細事不評敢直在衛公六箴之上

微箴

人亦百言亦天微也

臣言劇上取喻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君奚弗思凡厥鯁言君其聽之懷諫適人君亦自暴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謂犬似獲謂獲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大人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為犬茲邪亂正猶犬人疑知人則哲辯似而非灼彼是非真贗兩定邪姦既明亦克用正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曾既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
何基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似曾者也而自以
爲曾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爲曾而一貫
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
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
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梟開其明曷去其塞
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與萬世標的始病於曾
竟以曾得匪得于曾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嚴密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箴

二三

曾

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

猶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繼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錄積

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

乃弗能及孰謂參曾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

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曾謂質難易勿安於曾

謂思無益由曾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

義禮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

前哲是述人百已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

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曾豈不大惑我作斯箴

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評

入道津筏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材大畧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羣國是時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阯朔方二郡及冀幽并兗徐青陽荆豫益涼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漁百姓聚歛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詭言四條二千石選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箴

二四

著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頹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卽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綬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自夫黃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尚矣維漢卽十三州置郡刺史實古牧伯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員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

當其時必有率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爲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羣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
民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塞化梗民則愁嘆
孰其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置刺史
督察羣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孰逃
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簡維時羣國
有不嚴憚望風懷警撫職知勸顧維刺使其責孔艱
何以自獻亦有瞽言惟皇憲天旨下惟仁同仁一視
作天下君君之子民必務矜惻被以漏泉奠以盤石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一

箴

二五

漢部二

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然自古誓于
爲官擇人曷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乃修
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有言民維邦本牧臣司憲
敢告旒袞

評 辭旨嚴凜諷諭敦詳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非。記善惡。以志鑒誠。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粵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謂古有內外史。今著作如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箴

二六

唐

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卽內外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紀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當有獻替之言。竊效官箴三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姚州道破逆賊諾沒美楊虔如柳露布

唐駱賓王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王子之尊南面乘
乾一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命且義有輯於殊隣
霜露所均誠有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
風丹浦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
法雷霆以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
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菽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
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媯以握圖
虛紫微而正象玄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名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二八

姚州一

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
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
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酋奉正
朔而請史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胤沉木餘苗邑
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
融頗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
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龍而背誕負其
地險携七部以稽誅搔亂邊疆效戮州虜用是三門
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
十日軍次三肅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促山差傍

山連結十部蠻有徒五萬此山卽南中之巨防也崗
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洲之境聳
喬林而插漢陰靈有假道之標拔崇岩以隱天陽鳥
無廻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賊踞臨代之形垂
建甌之勢徵風召雨蠋起蜂飛驅禱種以挺災封狐
千里馘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爲制敵以權柔
遠者理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乎干戈於
是廣布皇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
重蠻陬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踰白馬之盟地
接冉驪詞屢殫於喻蜀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
遺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衛并陘縣開
國男劉玄棟等斷枚遠襲卷甲長驅偃危旆而設前
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遠不備若出地中遺右二軍
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左武衛翊府中郎將高奴弗率
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揀等陟南山之南衝
其要害之路又遣二軍子總管前益吾衛翊府郎將
孫仁感率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其山之非絕
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
螂之力拒轍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惠基高
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畧遠聞識明君之重

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兇黨
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
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費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
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衛府中郎將令狐知通
率右武衛郎將左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
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使守銀州刺
史李大志率前左衛靜福府果毅都尉陳弘義率犀
象之卒乘地軸以右廻又遣行軍司馬守雋州都督
府長史梁待辟率守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成
文等投石超距之材蹈中權而撫其背又遣前守右
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畱買等騰躍鐵飲金之騎
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率守衛清宮府左果毅許懷秀
等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鉞而直進玄雲結陣影密西
郊赤堇揮鋒氣衝南斗颺塵埃而布地白日爲之晝
昏積氛稜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
驚自卯至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
流膏而爲泉似變長弘之血委亂骸而擗壑若泛鶩
靈之屍旣而照盡高春雲昏一夜賊乃收集餘衆保
據高岩臣度彼遊覓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

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形之陣揚麾誓衆仗

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材。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卽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買勇。澄氛廓祲。同夏景之潰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卷秋籜。戰踰百里。肯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三一

姚州四

泥而吊伐。指舟微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竝皇威遠暢。廟畧遐宣。奉玄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闡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評創習見之文止存其二

卷之十一 蜀人傳首五

大國定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買勇澄氛廓祲同夏景之潰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卷秋籜戰踰百里肯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

補逐賈似道露布

明王汝礪

綱目 德祐元年降賈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
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

人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于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
律尤重于喪師膺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
兜。極伯鯀。尚寬虞典之誅。今有欺君賣國賊臣具官
賈似道奉皇太后懿旨降三官婺州居住竊惟南渡
以來婺州爲畿輔之地遡江而上浙東稱鄒魯之邦
聞放流者迸諸四夷。豈媚嫉者當留邇郡。凡我婺州
父老無非有宋臣民義不戴天而生法難共地而處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一

露布

三二

補逐

雙溪明月不分。魍魎之光。八詠清風詎拂。腥羶之臭。

玄暢樓詩句謹宜護持。冰壺洞烟雲無令沾被。惡難

擢髮而數罪畧屈指而陳。朝中無宰相笙歌日開大

蕪堤湖上有平章姬妾時遊養樂圃坐擁貌貅百萬

狎客縱橫門迎珠履三千博徒填塞自消受清時鐘

鼓誰不稱平地神仙爲壽者盡春風花柳之詞逢諛

者冷秋壑清平之調闐蟋蟀遊戲平戎御妖嬈冶容

禦寇若言邊事立藿粉于階前孰獻滂方賜笑談于

座右三分天下去其二寸寸丈量一局棋枰喪在中

人人窺覷錢唐江上滿舡都載相公嗟美調羹用來

多少明聖湖邊想來幾箇兒孫哭問美酒莫卻卮杯
社稷贅旒湖山襟帶嘗笑伊八月八日便提起三月
三時自謂被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更羨綵衣宰
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肆不恤人言妄行胸臆胡氏之
祭葬過于山陵廖子之紀功刻成玉版指揮執鐵如
意賜予存玉辟邪諸姬之首安在哉只爲美少年片
語相公之志不諧矣詎知圻竒字招災甚之以吏道
沮格人才以兵權專裁機務世方期以孔明之志帝
亦望以裴度之功乃邊事玩日而不修戰資曠歲而
不舉遂令胡馬飲我長江襄陽受圍者三年而日北

金華文徵卷之十一

露布

三三三

補遺

兵退矣楊州奔竄于一旦謾云四顧無憂彼披甲之
謂何乃聞聲而潰散微遭謫命尚撰祈詞希皇穹之
鑒臨求理度之昭格然縉紳切齒氓庶離心衆口沸
騰風流寂寞破屋歸無主之燕曲池產在官之蛙樂
極悲生家亡國破雖王仁蕩蕩未卽加誅而天網恢
恢難留瘴骨駱中丞之檄尚驅女主于中原宗忠簡
之靈寧納賊臣于境內當速返遊魂之駕毋暫停將
覆之舟五百灘頭順流而去半千里路共斥而還謹
開迎恩通遠之門無負踐土食毛之義爲此露布遠

近頃聞

評

殊快肺腸兼芬齒頰

代李敬業起兵誅武后檄

唐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
曾已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
陰圖後宮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袂工讒
狐媚偏能惑主陷元后于翬翟致吾君之聚麀加以
虺蜮爲心豺狼成性臞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兄
弑君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
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
知漢祚之將盡龍圖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檄

三四

代李一

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

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

氣感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遂四海之推心

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運百粵北盡山河鐵騎成羣

玉舳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匪窮江浦黃旌巨復

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

則山岳可崩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

以斯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

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

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轉禍爲福送往

事居其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列
山河若脊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
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評 各懸天壤辭凜風霜無所容其讚歎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一

徵

三五

代金



昔 各懸天壤辭凜風霜無所容其讚歎

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山河若脊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

事居其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列

偽臨朝武氏者梟獍之姿熊虎其性在太宗之世以才人而克下陳及先帝之朝自昭儀而踐元后踐牛之術宮壺痛心聚麀之譏臣民掩耳皇帝繼世之主廢使爲王。豫王奉藩之臣立以爲帝。廢王僅數月。忽一遷而再遷。頌朔甫半年。胡一改而再改。紫宸之殿。豈繫紫之宣施。黃閣之官。何鸞鳳之可署。兩州騰沸。川之變。四海渴望。覓之心。正衙莫覩。衣垂太廟。誰供血祭三品之外。戚乃爲立七世之宮。六尺之遺。孤不得奉一抔之土。改物其形於顯迹。革命何俟於潛謀。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一

檄

三六

更定一

其諸罪不容誅。未遑擢髮。惟是事關稱亂。可憚噬膚。敢微福於高祖。太宗思抗志於陳平。周勃力宣戮於取日。讐不共於戴天。和衷固無事載書。卜協更何煩軟血。嗣君繫宗廟安。得顧母子之恩。女主覆邦家。奚所取。君臣之義。苟爲唐室而死。難斯謂效忠。或從武氏以樹功。是爲附亂。附亂者委身於蛇豕。效忠者垂名於鼎彝。與亂爲徒。則雖立於朝。猶棄於市。以忠爲節。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八百諸侯。願咸功於牧野。六千君子。期刷耻於章臺。修戈矛。宐有同仇。奉簡書。

諒無異議

評此文自亦可傳

